

施 公 案

(下)

中国近代名家名作宝库

主 编 寒 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成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431 .25 印张 968 .76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471 - 7

定价:1352 .00 元

目 录

施公案(下)

第二十五回	飞山虎喝退群伙 众草寇拜叩大人	(1)
第二十六回	贺义士随往山东 施钦差住宿济南	(4)
第二十七回	飞山虎行路遇险 施贤臣寓店逢贼	(8)
第二十八回	刁氏女几年得利 张豹儿一旦遭擒	(16)
第二十九回	飞山虎贼店遇友 施大人觅径求贤	(20)
第三十回	鸿雁三声奇冤有救 新坟一祭旧恨方消	(25)
第三十一回	朱蠹妇直言无隐 郑公差应变随机	(33)
第三十二回	传邻右曲直共证 听堂词泾渭皆分	(39)
第三十三回	冯大生图财害命 金有义提审出监	(42)

第三十四回	众官按户口造册 千总报漕运米粮	(47)
第三十五回	贺天保齐兵擒寇 方小嘴设计抢粮	(51)
第三十六回	众官兵捆送方成 贺义士力追于六	(56)
第三十七回	飞山虎被抓亡身 赛袁达中镖落马	(60)
第三十八回	见稻穗拟名派差 听民词新闻恶霸	(65)
第三十九回	误差使班头遭谴 求闪批家口收监	(69)
第四十回	张岐山割肉见怪 王朝凤饮酒得差	(74)
第四十一回	激将法巧烦好汉 探隐情偶遇佳人	(78)
第四十二回	李醉鬼冤沉得释 韩道卿恶满遭擒	(84)
第四十三回	关好汉下帖吃惊 黄庄头闻名添喜	(89)
第四十四回	关小西假请恶霸 赛郑恩暗算忠良	(93)
第四十五回	朱光祖行刺遇友 黄天霸信义全交	(97)
第四十六回	赛时迁暗保贤臣 施大人诓捉恶霸	(102)

第四十七回	关小西押送还衙 施大人候旨问斩	(108)
第四十八回	响号炮斩黄隆基 接皇宣审吴进孝	(113)
第四十九回	乔三脱逃黄关请罪 施公出示官役搜人	(120)
第五十回	拿恶奴朱亮献功 赴市曹囚徒梟首	(126)
第五十一回	贤臣遣小西下帖 天霸寻王栋出城	(132)
第五十二回	忠心感神圣托梦 州衙看案卷察情	(136)
第五十三回	主仆闲谈说梦景 贤臣改扮访民情	(142)
第五十四回	酒肆闻霸道名姓 路遇得恶徒真情	(146)
第五十五回	恶阎王诤请相面 施贤臣巧用说词	(155)
第五十六回	乔四怒激罗似虎 恶霸拷打施大人	(163)
第五十七回	张才求情暗救贤臣 小西下帖巧逢天霸	(168)
第五十八回	活人命得知消息 救恩官暗探吉凶	(178)
第五十九回	黄天霸探访贼宅 恶家奴谋害贤臣	(186)

第六十回	城隍土地作护法 白狐大仙引路途	(191)
第六十一回	闻警恶阎王逃走 奉差黄壮士追亡	(199)
第六十二回	黄天霸独战众寇 金大力巧遇英雄	(205)
第六十三回	王栋解群围救友 李兴救家主勾人	(210)
第六十四回	金大力棍扫众恶棍 黄天霸镖伤六和尚	(216)
第六十五回	黄天霸押解交差 施贤臣回衙审案	(221)
第六十六回	黄带子庄头说情 恶阎王罗四正法	(225)

第二十五回 飞山虎喝退群伙 众草寇拜叩大人

话说好汉关小西,正要舍命搭救贤臣,忽听有人喊声。侧目一看,只见从庙外进来几人,内中为首的,是一未曾见过之人。暗说:“这必是众寇迎接的大寨主,但不知他嚷道:‘刀下留人。’所因何故?”正自不解。又听与他交锋的那几名盗寇,大声嚷道:“老哥们快来,这只野熊蹿出殿外,与我们动手。我们竟有些‘耗子啃旗杆——吃不躺’咧!快来帮着共擒那人。”好汉心内游疑。忽见那为首的走进前,大声说道:“兄弟们不要动手,我有话讲。”又对他含笑说道:“朋友!你也住手,我有道理。”众寇闻听,一齐止住器械,好汉只得站在一旁。众公,你道来的此人是谁?正是飞山虎贺天保,暂且不表。

单说贤臣听说那名盗寇,先要杀他,正在等死。耳内忽听熟人讲话,偷眼观瞧,那人甚是面善。暗道:“莫非是贺天保么?果然是他,吾命生矣。是不是叫他一声。”凡人最怕到急难时,此时贤臣竟顾不得羞耻,说是:“来者可是贺寨主么?”飞山虎闻听,连忙举目:只见绑的果是贤臣。一面答应,走到近前,亲手解去绳绑;吩咐小卒,取过衣服,给贤臣披上。又叫取被套,让贤臣坐定。扭项对众寇说道:“众家兄弟,大家快来请罪!”施公再三推辞。贺天保道:“老爷若不受我等之拜,他们也不放心。老爷必定有挂怀之处。他们擅绑老爷,罪该万死!只求老爷开恩,我等陪礼。”施公料难推脱,只得应允。贺天保率领众寇,一齐拜倒叩头。众寇俱不敢违拗。拜罢,站在两

旁。众公，你道飞山虎为何这等尊敬施公？只因素与黄天霸八拜之交，总要成全他黄老兄弟，看着江湖义气深重。

且说贤臣受拜已毕，说了几句谦词，连忙叫道：“关小西，快来相见。”此时壮士站在殿外，俱已听见老爷唤叫，连忙往里行走。贤臣叫他二人相见。关小西道：“久闻恩公讲说，仁兄乃当世英雄，今幸相见。”贺天保道：“不敢！不敢！此乃老爷过奖之言。”彼此礼毕。贤臣道：“众位寨主，但各坐下，有话好讲。”众人一齐就地而坐。贺天保笑说道：“小人与老爷别后，贤公进京引见，自然位极人臣，官居极品。但不知这样打扮，从何处起身，又往那里访事？不知为何进入此庙，叫老爷受此一惊？仔细想来，皆是贺天保之罪。”贤臣听罢，说声：“不敢。”随着又将前事大概说了一遍：“今幸遇寨主，施某得了活命。但有句不知进退的话，请问壮士，休得嗔怪。今日众位饱载而归，不识从那条路得来的买卖？”飞山虎见问，并不隐瞒，即将从郑州道上，打劫富商，告诉贤臣。施公听了，带笑叫声：“贺义士！你可记得关家堡同黄壮士救施某之后，你说过的话呀？那时因施某官卑，恐怕招摇耳目，未曾叫义士相随。你亲口说过，弃却绿林，候着施某进步，下书相邀；为的是久后挣个功名，轰轰烈烈。不料贺义士答不应口，复又做起这个营生。大丈夫生于世上，应当全信，方是英雄。”贺天保听到此处，不等施公话完，叫声：“老爷有所不知。小人虽然不是奇男子，却也自负是个人物，绝不敢无信。”说着遂将别后之事，并这次为全江湖之义，实非入伙的话，也对贤臣说知。施公听罢，知义士不肯撒谎，点头说道：“义士，你与众位，自是不同。施某此去山东放赈，正在用人。今义士若肯相随，立几件功劳，施某定然启奏当今主上重用，豪杰自不愁身荣贵显，一来施某可报救

命之恩,二来可全始终之信。不知义士心下如何?”贺天保听说,叫他随往山东放粮,忽然想起一事,暗吃一惊。

此是为何?皆因山东有座大芽山。列国时出了一位好汉,姓柳名展雄,曾在那山上聚草屯粮,招军买马,故名红雀山。杀上邦封赠不受,杀下邦让位不坐,名闻天下。到了大清,那山上又出了两个小芽儿,虽说未成大事,也算山东的一宗祸害:一名于六,绰号叫赛袁达,手使一柄混钢枪,甚是厉害,习就的飞抓,可以败中取胜;一名于七,外号小野龙,生来的心性灵巧,使两柄铜锤,一柄轮鞭,施展开人难招架。有一个谋士,名为方小嘴,颇有智略,外号人称赛姜公。只因那年山东大荒,他三人为首,招集了数百无业之徒,隐在大芽山圈之内,时常出来作乱。本处官员,自保前程,不肯呈报,竟至任意抢夺商民。贺天保乃是南方一带豪杰,虽然不作绿林,久知此事。今听施公之言,猛然想到将来赈米一至,难保这伙人不生搅扰,所以心中着忙的急将此话对施公说了一遍。施公听罢,不由的又惊又恨:惊的是到了山东,一时间防备不到,皇粮的失,其祸不小;恨的是本处官员,有此大盗,做哑推聋,不趁微小之时速治,到了盘根固蒂,欲治不能,致使倾害黎庶,搅乱村庄。如今幸遇贺天保,得闻此事,不然,真受其害,怎么回京交旨,老佛爷岂不嗔怪?看来这事,非带着贺天保前去,不能放心。想罢,复带笑叫一声:“贺义士,你可知常言说:‘猛虎不吃回头食。’适才施某对你说的片话语,你是怎么样呢?你要果然跟我前去,据施某看于六、于七,不过疥癣之疾,容易擒灭。义士,你若改悔前言,那算你失信于施某;再不然就是怕山东那伙盗寇。不愿跟随,我也不敢勉强。”施公说罢,不知贺天保随与不随,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贺义士随往山东 施钦差住宿济南

话说施公听贺义士所说于六、于七等在山东作乱一片言词，带笑开言说：“据施某看于六、于七，猫贼鼠辈，不足为患。义士你若不符前言，就算是失信；不然，就是怕山东于六、于七，不愿跟施某前去放粮。”看官，这是施公怕贺天保不去，故用话激他。贺天保听了，果然又羞又恼：羞的是再入绿林，被施公撞见，面上觉着发羞，无地自容；恼的是施公说他怕于六、于七，羞恼交加。大声说道：“老爷若提当初之话，他们也俱不知所以。今日说个明白，叫众位听听。”你看，他带着气滔滔的将初遇施公，及看黄天霸弃邪归正，他要相随，未得如愿，当时说过“后会有期”的话，又对着众人说了一遍：“要不是众位说是达官扎手，再三请我相帮，贺天保怎肯又行此道？可巧被老爷撞见，不是失信，也是失信。方才老爷说我惧怕山东于六、于七，不敢跟去，岂不可笑么？为今虽赴汤蹈火，就死在山东，我也是去定咧！我也不管众位哥们怎么个主意，我只得跟着大人，洗清了贺天保不是贪生失信之徒。”众寇听天保这等重信，又见施公爱惜英雄，都愿改邪归正，齐说道：“天保既然跟着大人，我等情愿一同与老爷牵马坠镫。”

施公见贺天保已经允从了，心中暗喜，带笑说道：“众位寨主，论理施某当奉请相帮。奈众位现在劫夺商客，他等失了金银，必要到州县禀报。倘若动了详文，说是钦差带着强盗，恐其中大有不便。施某放米回京，再行相邀。”贺天保知道施公

是推托他们,听罢此话,叫声:“老爷,既然不带他们,小人就有一难事,请老爷示下。”贤臣不解其意,忙问:“壮士,有何难事?快些说来。”贺天保道:“劫来的这些资财,还是叫他们拿了去呀,老爷还是另有个主意呢?”贤臣这才明白,暗说贺天保这是要把重担子放某身上,我自有道理。想罢,带笑叫声:“壮士,论理这些资财,很该叫他们分散。但这一件,被盗的商人,必往本处官府呈报。这文武官必差兵丁衙役,踩拿原案。日子一多,你我前程难保,也是不好。欲待把这些资财交与地方官,给还失主,众位寨主白辛苦一次,也是不好。若依施其,列位无全空之礼,多少叫他们拿点儿。我有方法赔补失主,失主得赃不究;列位也无后患,倒是两全其美。”贺天保听了施公这一片话,他也不管别人依与不依,口内连说:“使得。很好!很好!列位哥儿,你只当认了嫖赌罢!”亚油墩李四见飞山虎这等发落,说:“大哥多礼了。别说是大人的话,就大哥你说一声儿,谁敢不依?”贺天保闻听,满心欢喜,上前伸手解开褡裢,拿出了四封银子,递与李四道:“众家弟兄拿了去,作个盘费,大家好早离此地。”此时众寇见李四接了银子,人未免不得一样,也有愿意的,也有不愿的。虽然贤愚不等,只是皆惧飞山虎,敢怒而不敢言,一齐站立两旁,候着贤臣的吩咐,好去分赃四散。

飞山虎与众寇正然说话,忽见一名小卒,到了殿内。只听叫声:“众位寨主得知,庙外边来了好些人马,还有一乘大轿。”众寇闻听,疑是官兵前来捕盗,心中正自不定。只见施公开言,叫声:“关小西,你出庙去看看,想必是施安行到此处。”关小西连忙答应,返身来至庙外一看,果是施安坐在轿内,放着轿帘;王殿臣、郭起凤众人围随。还有河间府的文武官员,也

随在轿后,都是全副的执事,在前引路。关小西看罢,料众官不知就里,必须假作一番礼节,好掩众人耳目。往前紧几步,在轿前跪倒,口中说:“小的关太迎接大人。”

郭起凤、王殿臣一见关小西,就知老爷在此庙内,也不敢漏了形迹,在马上说:“起去,大人正要到此庙内行香。”好汉答应个“是”,平身站起,引着轿子,进了三义庙。众官先在庙外伺候。施安到了大殿,留神一看,但见大人坐在被套居中,两旁有许多人围护。看罢不明何故,只得同着郭、王二人,上前行礼。郭起凤又将众官庙外伺候的话,禀明贤臣。施公吩咐取过衣服,更换好了,传出话去,与众官相见。霎时文武齐到大殿,按仪注行礼。仔细一瞧,坐轿的人,站在一旁,那丑陋不堪居中坐的,才是真正钦差。看罢暗暗吃惊,就知是大人假扮私访。众官正在心耽恐惧,忽听贤臣说道:“众位前来迎接本部堂,我早来到此地。现今访着贵处多有盗案,不知众位知与不知?施某既是奉旨前来,少得上本启奏。”河间府众官员见贤臣说他们地面不清,一要提参,俱难免罪,未免心中害怕,个个曲背躬身,口尊:“钦差大人,卑职一时疏忽,失于觉察。万望大人宽恕,卑职等再不敢覆蹈前辙。”贤臣闻听,复说道:“尔等自知己过,本部堂也不深究。但只一件,我想失盗之人,必不甘休,你们看那地上,放的就是原赃:内里短银二百两,你等须要补上,叫失主领去。再者,这些好汉,都愿弃邪归正,不敢为匪,你们不必再行追捕。某吩咐过他们离开此处。”众官听毕,齐声说道:“钦差大人格外施恩,卑职不深究彼等。遵命。”说罢,领着原赃各自回衙;后来果照施公所说,完了此案。众寇见河间府官员去后,也俱告辞而去,此话不表。

且说贺天保、郭起凤、王殿臣,大家通了名姓,见礼已毕。

伺候贤臣坐上大轿,他们俱各乘马随行。沿路上按着站道,有官员迎送,甚是威风。夜住晓行,不多几日,到了山东境内。贤臣在轿内,用目观看,店道村庄,甚是荒凉可惨。看罢点头暗叹:幸而老佛爷龙恩深重,不然这等年景,此处之民,何以全生?一面暗想,离着济南省城不远。只看文武官员,郊外迎接。贤臣吩咐进城,不多时,到了公馆。文武官递了手本职名。贤臣叫暂且退去,次日相会。当下施公与贺天保等,用饭已毕,安歇一夜。到了清晨,施安伺候贤臣净面用茶更衣。

此时文武齐到公馆相候,只听炮响三声,奏起音乐,内丁请大人升堂。贤臣出厅,升了公座。众官进见,行礼已毕,分左右侍立,候钦差示下。贤臣一一接见。先将老佛爷之恩,对众官颂扬了一遍,随后带笑问道:“此处这样年岁,幸而人心安靖,盗贼不生。将来河粮运到,大概不用防范,也可放心。”济南府众官,不知贤臣暗中访明,这是以话套话。听罢一齐曲背躬身,尊声:“钦差大人,将来拨运皇粮,须得加紧防守。此处有一大患,闹的甚凶。”如此如彼,对施公尚未曾说完,贤臣大加嗔怒说:“尔等这些言语,还竟敢对着本部堂讲说。施某早已知道!这伙贼匪,闹的凶恶。众位既怕呈报,有担罪名,本部堂不敢徇隐,明日只好飞章入奏。众位休怨施某无情。”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飞山虎行路遇险 施贤臣寓店逢贼

且说这些官员甚觉无趣，面面相觑，只得散出公馆，各自回衙，担惊害怕不表。施公回至后面书房，叫人看坐，令天保、小西、殿臣、起凤等一同落坐，有话商议。四人告坐，贤臣带笑望天保说道：“义士，如粮船来到，时至放赈，倘于六、于七真来搅乱，皇粮若有疏失，如何是好？壮士既来之，则安之，这件事只望你们大家奋勇相助，可保无事。若行文调兵，先征草寇，又怕惊走贼人，后患不除，将来有祸。此事壮士有何妙计？”飞山虎连忙拱背躬身口尊“大人”，说道：“小人武艺不精，而且孤树不林，焉能济事？”施公闻言，大失所望。贺天保见施公面带难色，遂说道：“此事大人不必为难，小人保举一人，可保无事。”施公闻言忙问何人，贺天保说道：“要降服于六、于七者，必得复请黄天霸出世，非此人不可。”施公暗道：“飞山虎是四霸天内的头把交椅，今日为何如此推诿？”及至说出“天霸”二字，施公这才方晓其意。此时正在用人之际，再者人情相别已久，必然思念，天霸原有大功，施公故此一闻天保之言，忙问道：“不知天霸现时在于何处？”贺天保口尊：“大人，小人还有一言奉上：当初后汉刘使君三顾茅庐之故事，老大人须当学之，必须聘请此人，使天霸知大人敬贤礼士，那时无不出首。老大人须要三思。”施公闻听此言，心中大喜道：“贺壮士言之有理，吾既从之，亦无不可。天霸虽然武艺高强，而且性情太傲，他在江都之时，本是入衙行刺，被我相劝，归了正道，随我

在任,情同骨肉。关家堡上,亏他搭救;黄天荡多是你二人的功劳。那时并非我不怜下,身为县令,焉能保举他人,自不量力?他就意懒心灰,要想远离,我苦苦留他不住。后在恶虎庄遭难,不想他又赶来救了我的性命,那时我再三劝他进京,他执意不肯,别我而去。如今尚不知去向,如之奈何?即知下落,前去请他,他未必肯来。”天保说道:“大人敬贤礼士,既已诚心待人,天霸无有不来之理。再者黄天霸的本事乃是祖传的武艺,论来比我等胜强百倍。他乃是心直气傲,他因敬大人忠烈,倾心吐胆,弃了江湖之义,伤了许多绿林中朋友。老大人请想,他为何不跟大人进京?想必是他寒透心了。据小人看来,此人一生直爽,一心无二,并不曾蓄怨怀仇。大人若问此人如今住居何处,却倒不难,就是大人差人去请,只怕他不来。”施公说道:“我自往之如何?”天保说:“大人若肯亲自前往,彼必无推辞,也使他挽回心意。”施公闻言,喜不自胜,便问现今他住在何处,天保说:“闻得传言,他同王栋、王梁,从直隶往山东来了,海下有座飞熊峪,峪中有座卧虎山,他们隐在那里,离此大约有二百余里。”施公说:“就烦贺壮士同往如何?”天保说:“大人若不弃,小人情愿效劳。”施公吩咐殿臣外面访问粮船何日得到,王殿臣领命前去。大人又吩咐施安、郭起凤、关太:“你等在公馆内勿得泄汛,有人若问,就说施某身体不爽,等候痊愈才出公馆。”分排已毕,一同天保更换衣服,扮作行客相似,被套、盘费、应用物件,俱都装好,到了天交五鼓,吩咐备马十匹,命八人跟随,一同混出城去。走出城外约有二里之遥,施公说道:“你们暂回公馆,各宜谨慎为要。”说罢,施公与贺天保马上加鞭赶路。

且言施公与天保二马匆匆,行有二十余里,看看红日东

升,清风凉爽,施公只是两眼望着碧野荒村,不住的长叹,说道:“年岁饥荒,黎民涂炭,为有司者不是漫不经心,就是逢迎上司,不行折报,耽搁日期,民难堪遭冻饿而死者,皆我等为官之罪也。即有伸报,一来赈济,这些赃官污吏俱是作买卖,尽力私卖折扣,不顾民命,此皆酷吏虐民者也。纵不想阴鹭,下民微贱虽易虐,命系上苍,造下罪孽,寿命不保,银钱何用?此乃迂之甚者也。”这是施公对景伤情,见得荒村寥落,民多面黄饥瘦,有感于官民之际,不觉发声长叹,原无意与贺天保言。天保闻言说道:“想我等小辈,屈身于绿林,亦非本性,究竟是出不得已而为之。”施公闻天保之言,自觉失语,乃安慰之,说道:“你们原无民上之责,所干系者小。再者,你们诸人皆有向善之心,改过之念,转正破邪,即所谓安分者也。其功亦非浅鲜。且人孰无过,改之为贵,除恶安良,致君泽民之道,亦在其中矣。必当尽其力而为之,自有福荫子孙后世。今日若请得天霸来时,岂不是你奇功一件?施某得一膀背,康熙皇爷得一忠臣,保住皇粮无失,即万民得了全赈。若能剿灭强盗,就可使亿万民安居乐业,你细想想,有多大的好处?”天保点头说道:“倘得效劳,必尽力而为,绝不虚言。”施公道:“此去请黄天霸,当以何言为先,可以打动他的心意?”天保说:“当用激将之法,动他的怒气,说得于六、于七甚是强暴,并无敌手。如此说法,不请自要前来。”施公连说“不错”。

二人正在闲谈,一路上饥餐渴饮,往西一望,日已垂西。施公一路虽是饥餐渴饮,倒觉走得困乏。天保说:“前面有店就可投宿。”说着随往前走,举目抬头,望不见村庄,只见一片荒郊。施公与天保聘请天霸的心盛,所以赶过了宿头。此时天已昏黑,不见村庄,只得往前行走,约有数里之遥,偏北有一

座漫洼,名叫张家洼。原是张虎、张豹二人,张虎少亡,只剩张豹一人,娶妻刁氏,自娘家跟他父兄学了一身好武艺,论来拳脚刀枪棍棒,足够八九。只是不守妇道,要讲吃穿玩耍。张豹本是务农,家中衣食丰足,自娶刁氏,日日教习枪棒,田园荒芜。张豹武艺学成,家业凋零。刁氏劝他开座劫客小店,有人投宿,夜间杀死,得些衣服行李,变卖度日。当时贺天保同着大人赶路,时至更深,正自心中焦躁,远远望见灯光,偏北不算甚远,天保与大人忙说道:“前面必是村庄,暂且借宿一宵,明日再走。”大人在马上墩的身体瘫软,四肢无力,边说“甚好”,主仆竟扑灯光而来。及至近前一看,不是村庄,只有一家,里面草房数间,开了一个大门,两边白灰亮墙大书“张家老店”。贺天保甩镫离鞍,下了坐骑,前来搀扶大人下马,转身上前叫门,说是行路人前来投宿。可惜施公忠正,天保义气,此一叫门,灾祸不小。此处好比当年的十字坡一般,正是“远方涉水深浅不辨,异乡投宿祸福不知。”

且说店主张豹合刁氏正在灯下饮酒,听得有人叩门,便觉喜从天降。张豹说:“来了,来了,我去开门,先瞧瞧肥瘦。”起身就走。刁氏怒道:“回来!你知道怎样瞧法,还有个住不住呢?你等我去看,自有主意。”说罢,点上灯笼,走到院中,问道:“外面叫门的可是住店的么?”贺天保听得妇女声音,有些不悦,只得问道:“你家可有男子么?”刁氏说:“没有,只有一人。”天保望施公说道:“没有男子,却不可住。”施公闻言,倒觉为难,也不答言,刁氏恐怕散了买卖,又连忙回道:“有,醋,你快出来!”张豹连忙跑出,把门开放。施公前行,天保后面拉马进院,刁氏手执灯笼,说道:“客官爷们休要见怪,我们是两口子开店,他说我伺候人不行,我说有客来我独自伺候。他说这